

种一片阳光在心里,你就能看到这个世界充满了温暖和光亮。

感悟



(全景网供图)

# 种一片阳光

□徐海

前阵日子,遇到很多不开心的事。让我的心就像笼罩在阴霾的雾气里一样,压抑而沉闷。

先是在重点高中重点班的女儿,因为考试涂答题卡时的疏忽,造成电脑无法评分,导致物理科目的成绩为零。最终使得她在整个年级的排名,从原来的50多名直降到200名以后了。

而这所著名高中,一直雷打不动地实行着末位淘汰的规矩。就这样,尽管极度不甘心,女儿还是很伤自尊地自己搬着桌子去了普通班。这让习惯了女儿优秀的我,特别沮丧。不仅言辞过激地数落了孩子好几天,连站出来说话公道话的老婆,也被我没鼻子没脸地打击了一顿。

然而冷静下来,我还是觉得自己对孩子的态度太过恶劣了。俗话说,胜败乃兵家常事。孩子不过是在小小的考试中出现了失误而已,这并不意味着她的实力下降了。并且孩子也很有信心地宽慰我说:一定可以通过下次考试,回到原来的重点班。我却那么不淡定,不仅没能在孩子遭遇挫折时施以援手,反而雪上加霜地伤害了她。

其实我自己如此大动肝火,不仅仅是因为女儿这件事,那不过是一个我拿来发泄的借口而已。根本的原因是:一个月前父亲再婚了,虽然明明知道这是件好事,而且我也曾不遗余力地促成了此事。但情感上我还是接受不了母亲离世后,那个家换了女主人。加之看到家里那些熟悉的旧物都换

成了新的,就连墙上母亲的照片也被摘了下来,和很多杂物一起堆放在床后面的角落里。这让我很伤感和心痛,也更加思念母亲。尽管在父亲面前,我怕他有心理负担而强颜欢笑,但自己的心情一直好不起来。

另外,听说年底公司要进行大换血。顿觉自己这个不上不下的人事部副主管,地位很尴尬。这让过惯了安稳日子的人突然生出了危机感,生怕自己被年富力强的新生代“后浪”拍在沙滩上,所以我不得不把年底的考核,提到重中之重的位置上来。为此多年不碰书本的我,开始像个学生那样更新自己老化的知识储备。

前一个双休日,我一个人在家实在郁闷,便约了最好的朋友来坐坐。朋友进门没多久,我就忍不住向他倒起了苦水,把诸多烦心事和盘托出。朋友并不插言,安静地边喝茶边倾听我如同怨妇般的唠叨。听完我的唠叨,朋友对我说:以我对你的了解,觉得这点小麻烦绝不应该困住你。孩子的事,只是偶然失误,不至于你草木皆兵。父亲的事,是人之常情,但的确需要时间慢慢接纳。工作的事,是你想得太多,缺乏自信了,以你在职场20年的能力和人脉,怎么可能被降职或者被取代,你完全是杞人忧天了。

末了,朋友对我说,所有的压抑、怨恨、纠结,都是因为你的被负面情绪包围着,遮挡住了生活的美好与希望而已。听我一句劝,把这些看得淡一点,种一片阳光在心里,你就能看到这个世界充满了温暖和光亮。

世相

“凡是在我们店里遗忘的东西,我们都会物归原主,不会昧下来的。”

# 失而复得

□仲咏涛

同事小刘没想到,自己丢了三天的手机能找回来。

三天前,小刘去单位食堂吃饭,不慎将自己的智能手机遗忘在座位上。当时他一点都没察觉,直到下午下班时,才发现手机不见了。他找遍了车间和更衣室,毫无结果。把朋友刚送给自己还没装卡的手机丢失,小刘懊悔不已。

三天后,他又去食堂吃饭,饭店服务员一看见他,就问:“你的手机是不是丢了?”

“是啊,都丢了三天了,真是难受呀!”

“你那天吃完饭离开后,我发现你的座位上有一部手机,猜想会是你的。等你三天了,

你终于来了。”说着,服务员从柜子里拿出手机递给小刘,“看是不是你的?”

“真是我的手机!太谢谢你了!”小刘喜出望外。他激动地掏出钱要酬谢人家,朋友送的手机失而复得,让他兴奋不已。

服务员婉言谢绝:“凡是在我们店里遗忘的东西,我们都会物归原主,不会昧下来的,你不用客气。”

见小刘过意不去,服务员笑着说:“多光顾我家,照顾照顾我的生意,就行了。”

“好的,不但我要常来,我还要宣传一下,你们家不光饭菜好,人品也好,让车间的工友放心来你家就餐。”

众生

“什么会挑日子啊,那天晚上,你没有看见我手中拿着的报纸吗?那上面提前登了……”

# 老公挑日子

□鲍海英

表叔要在市区开个小饭店,快要开业时,他们夫妻俩特意来我家,对我老公说:“表侄啊,小饭店很快要开业了,你是个读书人,想请你帮我挑个好日子,看哪一天合适啊?”

表叔说这话时,老公手里正拿着报纸,只见老公把报纸扬了扬,对表叔说:“挑日子,最主要的是要财源兴旺,而开饭店,要财源兴旺,必须要有人气啊!”

表叔一听连连点头:“是啊,只是不知,这人气旺,关键还是要挑日子啊。我看了一下日历,本周六就是好日子,你帮我参谋参谋,怎样?”说完,表叔就把一本日历翻给老公看。

老公却不看日历,他在盯着报纸的右下角,目不转睛地看着报。看完报,老公眨了眨眼睛,意味深长地说:“这开饭店,和结婚办喜事不一样,我给你挑的日子,保证开业那天,顾客盈门,生意兴隆!”

“老公,你一个书呆子,就别在表叔面前吹牛了,开业的事,可不是闹着玩的,再说,你什么时候懂得阴阳八卦了?”我担心地问他。

谁知,老公满有把握地说:“那当然,我研究易经,已有好几年了呢!”说完,他像个八卦先生一样,摇头晃脑地说:“表叔,下周二,是个好日子,你如果在那天开业,保证生意兴隆!”

“不是本周六,是下周二?”表叔有些疑惑。

老公说:“是啊,下周二,对你是财运高照,不用非赶周六放假什么的。”

老公读了十几年的书,对老公的话,表叔当然相信。

周二,表叔开业那天,我们夫妻赶去捧场,没想到小饭店真的顾客盈门,连个空座都没有。表叔乐得合不拢嘴,连声感谢老公说:“表侄,你真是读书人,算得这么准,今天你一定要多喝两杯!”

酒足饭饱,在回家的路上,我将信将疑地问老公:“难道你真的会帮表叔挑日子?”

谁知,老公偷偷一笑说:“什么会挑日子啊,那天晚上,你没有看见我手中拿着的报纸吗?那上面提前登了附近区域停水的通知,很多人没办法在家里做饭,只能到表叔这个小饭店吃饭了。”

家事

做出选择前要有充分准备,不同的选择自然会得到不同的结果,无论什么样的结果都得承担。

# “气死”的馒头

□张素霞

小时候,饿得快,心急,每次在外“撒欢”完回家,看到母亲在蒸馒头,就不管熟不熟迫不及待地掀锅盖,这时母亲赶快按住我的手说:“不敢掀,不熟呢,掀开了就‘气死’啦!”当时一听蒸馒头会“气死”,就不敢贸然行动,但是从来没见过“气死”的馒头是啥样子。

上周五,偶然很想吃蒸馒头,就用酵母和甜酒发了面,因为做这些对我来说不是第一次,所以面发得很顺利,下午下班拍拍虚腾腾的发面,就开始干开了……

揉碱,加干面,揉捻,面拍起来砰砰响,没问题啦,肯定蒸出来的馒头是起层的那一种。

看看面不少,一半做了圆馒头,一半做了芝麻酱花卷,很快上笼。

热气腾腾的水蒸气不断从蒸锅内冒出,本以为万事皆备,只等时间到了出笼,呵呵……十几分钟后,忽然看到蒸锅没有了腾腾热气,还听到咯嗒咯嗒的声音,就像是水干了的声音,赶快让老头子过来听一听判断。我们无法判定锅内水的多少,所以就决定往锅内续水。掀开锅盖,上边笼屉的馒头和花卷已经发起,该白胖的白胖,该灿如菊花的灿如菊花,自以为已经成型,就顺着锅边加了一碗水又加了一碗,所以就决定往锅内续水。掀开锅盖,开锅起笼,上面的一笼很正常,下面的一笼,有两个圆馒头显出异样,皱皱的,青青的,硬硬的,缩缩在锅边。

嘿嘿……这馒头难道就是被“气死”了?细观察,还真是刚才加水的地方,呵呵……抱歉啊,能想象那一群馒头在热气腾腾中比赛般长大,忽然一股冷水毫无防备顺着锅边过来,这俩馒头经不住这样的突然袭击,只好处于本能缩缩起来保护自己。

看着这俩馒头,觉得挺对不住它们的,因为在它们成长过程中,突然给它们以这样的“袭击”,使它们失去了和其他馒头一样赢得主人喜爱的机会。

做事情应提前做好充分准备(譬如放馒头前,看看锅中水的多少)。做出选择前要有充分准备,不同的选择自然会得到不同的结果,无论什么样的结果都得承担。

“气死”的馒头,呵呵……

遐思

那夜便静了,深了,但那爆米花的香气溢满了整个童年。

# 爆米花香

□毛旭辉

大凡是农村70后的同龄人,应该还能记起,那个年代我们的零食爆米花吧。

每到冬天,总有一位闲不住的老者,戴一顶毡帽,身披大棉袄,晃着吱吱呀呀的农用架子车,载着爆米花的一应家什,走乡进村,做起了年末的爆米花生意。

老者每到一个村落,先是直起腰,“咳咳”,清清嗓子,慢悠悠地从大棉袄的大口袋中掏出烟袋,填上烟丝,拿火柴点上,“吱……”,大大地吸上一口,很惬意地吐出烟圈。

老者眯着眼瞧了瞧太阳,约莫有十点光景,就加快了动作。支上烧火的锅头,架好爆米花锅,接上风箱,铺好盛玉米花的龙袋。顺手从地上抓一把枝草类柴火,塞在锅头里,随手拽下烟袋轻磕在锅头沿上,风箱便抽动起来,烟便从锅头里飘起,随着火星一明一暗的闪动,那火就从锅头里蹿出来。老者伸手捏俩煤块压在火苗上,旺火就不紧不慢地烧了上来。检查一下爆米花锅尾的气压表,封好锅口。爆米花锅随着风箱的抽动,在火舌上转动着。

约莫有十分钟,老者趁投火的当儿瞥了眼气压表,紧跟着停住风箱,弓起身,抓住锅口,让锅口直立冲天,偏过脸,拿尺把长的钢管照锅口上鸭嘴用力一敲,“噔”一声响,随着声响白雾弥漫开来。这叫放空响,也是民间的约定信号。这是告诉村里人,爆米花的来啦。再者,也有其工艺意义,一是,爆米花需用热锅。二是,清锅,由于长时间不用,积存的杂物,能随气流冲出。要不,爆出的第一锅玉米花是不能入口的,焦黑、无花、有异味。

只这一响,不大时候,老人、妇女,提着各式小篮,盛着玉米粒,夹着蛇皮袋,有的还拽着孩子,这地方就热闹起来。篮子挨着篮子,沿老者身后一溜排开,按次序来。村人问“多少钱一锅”,老者答“三毛一锅,加糖五毛”。村人便家长里短唠了起来,孩子们则围着人群转着圈闹腾。

老者忙了,装锅,抽风箱。看那老者,这一次是把爆米花锅整个端离锅头,紧走两步,将爆米花锅头塞进龙袋,支上木垫,锅口的鸭嘴柄正好从龙袋口不远处露出来,老者一脚踏紧锅肚,左手握紧锅把,四下看一下,右手握钢管冲鸭嘴柄一敲,“噔”,龙袋跳起来,胀鼓鼓的,白白的香雾就散开来。叮当当,随着老者清理锅肚,香雾就更浓了,几乎看不见人。慢慢地香雾散了,爆米花锅已放回锅架上。有心急的抖着龙袋准备放玉米花。老者开腔说:“等一下吗,让它凉一凉吃着脆。”

直到晚上七八点,噔噔声稀了,最后戛然而止,依稀能听到架子车的吱呀声远了。那夜便静了,深了,但那爆米花的香气溢满了整个童年。



奶奶,笑一个

洛阳老符 摄

本版联系方式:65233629 电子信箱:lydaily618@163.com  
选稿基地:洛阳网·河洛文苑 选图基地:河图网 洛阳网·摄影天地

洛阳网 www.lyd.com.cn

买车看车,上洛阳网汽车频道,信息真实,最具参考价值